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汉学与《译语类解》

朝鲜自古就重视学习外语，因此，在1276年高丽时期就已设有专门研究外语教学和培养外国语人才的国家机关——通文馆，后改称为“司译院”，1392年建立的李氏朝鲜王朝延用了这一名称。“司译院”是培养通译（翻译）人才及处理外交事务重要的国家机构，其建立初期是针对汉语教学及与中国的外交。之后，随着涉及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还设置了“四学”，即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又把女真学更名为清学。

“四学”的代表性文献有《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等。这些文献均是分别用汉语、满语、蒙古语、日语与朝鲜语词汇进行对译而编纂的多语辞书。这其中所谓的“类解”指的是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类别并对其进行解释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文献是外国语的词汇分类集，具有对译辞书的（翻译词典）作用。

“四学”是一种简便的词汇集，出版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译官外语习得，在当时它也是在两班、士大夫及广大译界颇受青睐的外语学习教材。

“四学”中汉学占据主要地位。汉学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四学”的代表文献内容、形式、词条的标示方式中体现。

第一，内容和形式上相似。

译学书都把词汇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门类，先写汉语词条，然后对写朝鲜语，最后用朝文标记满语或蒙语词汇及词组。之后出版的《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等其他“类解”类文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最早编撰的《译语类解》的影响。

另外，从文献的门类目录里也不难看出《译语类解》对二者的影响。

	译语类解	同文类解	蒙语类解		译语类解	同文类解	蒙语类解
上卷	天文	天文	天文	下卷	珍宝	田農	田農
	時令	時令	時令		蚕桑	米谷	米谷
	气候	地理	地理		織造	菜蔬	菜蔬
	地理	人倫	人倫		裁縫	果品	果品
	宮闕	人品	人品		田農	疾病	疾病
	官府	身体	身体		禾谷	医藥	喪葬
	公式	容貌	容貌		菜蔬	喪葬	寺觀
	官職	气息	气息		器具	寺觀	器具
	祭礼	性情	性情		鞍備	佃漁	匠器
	城郭	言語	言語		舟舡	器具	舟車
	橋梁	動靜	動靜		車輛	匠器	鞍備
	學校	人事	人事		枝戲	舟車	數目
	科擧	宮室	宮室		飛獸	鞍備	珍宝
	屋宅	官職	官職		走獸	算數	布帛
	教閱	官府	官府		昆虫	珍宝	賣買
	軍器	城郭	城郭		布帛		爭論
	佃魚	文學	文學		賣買		刑獄
	館驛	武備	武備		爭論		戲玩
	倉庫	軍器	軍器		刑獄		罵辱
	寺觀	政事	政事		國号		國号
	尊卑	禮度	禮度		戲玩		飛禽

	人品 警鐘 罵辱 身体 孕産 气息 動靜 禮度 婚娶 喪葬 服飾 梳洗 食餌 親屬 宴享 疾病 医藥 卜筮 算數 爭訟 刑獄 賣買	樂器 孕産 梳洗 服飾 飲食	樂器 孕産 梳洗 服飾 飲食 佃漁		水族 花草 樹木	罵辱 飛禽 走獸 水族 昆虫 樹木 花草	走獸 水族 昆虫 樹木 花草 雜語

从目录上看，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异。《译语类解》和《同文类解》两个文献有 36 个共有的门类。除了“布帛”“舟车”“容貌”“饮食”“果品”“戲玩”“米谷”“武备”“人伦”“性情”“人事”外的其他门类的名称不与其诸本《同文广汇》《御帝汉清文鉴》一致。这说明《同文类解》编者也基本上遵循了《译语类解》的分类标准。与《蒙语类解》和《同文类解》相比，除了有些细微的差异外基本上一致，即删掉《同文类解》的“医药”门类，将“算数”的名称改成“数目”，位于“寺观”后的“佃漁”被移动到“田农”之前，位于“刑狱”之后的“国号”被移动到“骂辱”之后。这样看来，《同文类解》

是以《译语类解》为基础，而《蒙语类解》以《同文类解》为基础编撰的[①]。

总而言之，以上“类解”类文献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相互影响的。

第二，汉学的重要地位体现在词条的提示方法上。

不仅《译语类解》和《译语类解补》的释词顺序相同，而且《同文类解》和《蒙语类解》的释词顺序也都是“汉语—朝鲜语—他语”。如：

同文类解

天道하 ○ 압카

天河은하슈 ○ 숭가리비라

蒙语类解

天道하 ○ 텡거리

天河은하슈 ○ 텡거리연ㅇ오요달。

第三，汉学的重要地位体现在“宫室”“官职”与“官府”的借用上。

不仅“宫室”“官职”与“官府”等门类中有大量词汇是源于汉语的借用词汇，而且满语、蒙古语也直接借用了官职名和官府名等。

① 郑光，关于类解类译学书，国语学，1978 年。

同文类解

殿 ○ 댠 [tian]，亭子 ○ 팅스 [thiŋsɨ]，臺 ○ 태 [thɛ]，衙門 ○ 야문 [jamun]，欽天監 ○ 킨탼갼 [khinthjakjan]，世子 ○ 시즈 [sitsɨ]，宰相 ○ 재샹 [tsɛsjaŋ]，提督 ○ 티두 [thitu]，部將 ○ 부쟝 [putsjaŋ]，都使 ○ 두스 [tusɨ]

蒙语类解

衙門 ○ 야문 [jamun]，國子監 ○ 궈즈갼 [kwətsɨjan]，皇帝 ○ 황디 [hwaŋti]，皇太子 ○ 황태자 [hwaŋthɛtsa]，丞相 ○ 청향 [tshjəŋhjaŋ]，將軍 ○ 쟝쥰 [tsjaŋtsjun]，知縣 ○ 지한 [tsihjan]，布政司 ○ 부졍스 [putsəŋsi]

《译语类解》对司译院的译学书的题材、文体、内容等方面产生了直接影响。由此可以证实汉学在当时朝鲜的主体地位。

如上所述，朝鲜对汉语的研究较早，372 年设立大学，聘请博士全面研究汉语。依据《新唐书》，638 年在唐朝设立学舍 1200 个，被派遣唐朝的留学生已达 8 千多名。之后，汉语研究主要在通文馆、汉文都监进行，司译院设立后，开始由其全面负责汉语的研究和译员的培养工作。

李朝时期，司译院最初以汉学开始，当时以汉语为研究课题的汉学非常受重视。1433 年，为了方便学习汉语，李朝又在平壤、黄州等地设立了译学院。除了学习机构外，当时“四学”中，汉学的学生数也是“四学”之首。

为激励汉学，国家还推出了各种支持政策。

首先，提高了译官的待遇。当时的译官属中等阶级，社会地位并不高，常受两班士大夫的欺辱。为此，朝廷提高了他们的待